諸子彙函

ad-13
97
31

明 口-13
清 97
卷 36

崑山 歸有光 鼎甫 輯
長洲 文震孟 文起 參訂

文中子

王通字仲淹隋文帝朝陳十二策不用退家河汾授教者書從游者千人書俱佚言先儒補之僅見王告心

○○王道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

吳上堂有銅陵縣未嘗不篤於斯期文然亦未嘗得宜其

聖德溫日仲淹恭行王道惜時不遇耳

用不遇時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志記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蜀吳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讜義九篇讜音黨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自先生至銅川文中子世家言之備矣皆論至明衰變論

北齊後周隋也著六經至九年功畢服先人之義脩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

余小子獲覩成訓勤九載矣大業九年自長安晴

修元經脩諸史論不足徵也董常字陵常弟子亞聖者元經春秋異名也義包五始故曰元經史論謂歷代史臣所論傳後者論之類是也吾得皇極讜義焉

前賢文集所記吾得皇極讜義論焉以正風雅吾欲續書也史官載記所錄吾得時變論焉化俗推移吾欲續詩考諸纂記不足徵按諸載錄不足徵也

大道其制明白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非以子文體子曰

然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吏三焉（薛收字伯褒隋門吏道衡之子昔聖謂孔子）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吏有記言求言則制度得矣）究焉而皆得（吏有明得失窮政化則詩明矣）其述春秋也邪正（張黃沙曰述三經見帝王典章即正同出而不可雜其功之大虞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吏有記事褒邪正則法當矣）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史職也職同體異故曰分）故聖人分焉（載言載事明得失皆史記漢書而下文體相襲無經制紛紛多亂）帝王之道其紛紛乎（楨）

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下交乎（荊璧者

紛紛也）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門者由孔子不豫屬疾）

（胡雅堂曰明王不作道之遊魂）

岡江都有變（大業十三年煬帝幸江都宮宇文化及弒逆）茲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自漢末亂至隋）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唐太宗行堯舜之道而文中子已死）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自孔子孟軻以來不勝時故曰久矣）

（江南潛曰此說盡續王漢極正當之論）

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秦長安隋都也晉汾陽子鄉也）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三才五常謂續經）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六國

沉君與自仲尼志仲尼之志學仲尼之學而猶不敢自是然爲道之心自見

燕王嘉魏王假齊王建楚王負芻韓王安趙王嘉也十秦始皇也秦竊皇之名無綱紀之實

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禮

聽乎變民哥自使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大代註見上子曰其以仲尼三百篇周一代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

告猶言也貢其依於時君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元經何得不興乎言必興自晉惠帝永平元年至隋開皇十年凡三百載惠帝名衷武帝子也政由賈后天下大亂故元經起於此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言不差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主而賞罰不明乎晉惠猶薛收曰然則春秋之始周平會隱其志亦若斯乎周平王幽王之子王室衰微東遷居洛會隱公惠公之子平王同時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後人不知我行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亂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鄰公上仲尼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春秋無經行禮法之皇極不其深乎

祝石林曰春秋始于魯隱公之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

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沒而文在茲乎前聖後聖一也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爲乎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神順之則吉逆之則凶神在易中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後魏門人未達叔恬曰王凝字叔恬子之弟也爲御史彈簒君集爲長孫無忌所恐出爲太原令夫子之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于有德成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後魏德彧亦天地命之也子聞之曰疑爾知命哉子在長人其命之乎安陽嘉蘇夔李德林皆請見楊素字處道隋煬帝時爲司徒專朝政

張東沙曰夫子贊周易正斯文所在正神之所在

薛德温曰不及化何以知政不及雅何以知声不及理何以知文

蘇夔字伯尼善鎮律隋文帝公輔隋命掌庫書後從子賢來請謁見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上正下曰政下從上曰化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知音爲聲知道爲理修詞爲文知德爲惟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預朝政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樂也知正知俾人從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禮也知文音不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知華辭不知實道王道

嗚呼無禮無樂無文是大可憂處

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禮壞樂崩文門人退喪天下可憂之詩也門人子援琴鼓蕩之什蕩傷周室大壞之詩也門人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門人皆霑襟焉哀墮將亡子曰或安而行之聖人安仁或利而行之賢人利仁或畏而行之中人強仁及其成功一也稽德則遠功則同而聖賢中人之德異矣賈瓊門人未見習書至桓榮之命篇榮曰洋洋乎先明之遺訓也續書有桓榮字春卿漢光武太子傅光武明帝天實監爾能不以揖讓終乎初光武立東海王彊為太子彊讓其弟陽陽立是謂明帝蓋天命授陽而使榮傳之所以終讓成美也繁師玄永兒將著北齊錄以告子李德林父子俱有北齊書王邵有北齊志

張兼亞曰成功雖一而其所以成終有安利勉強之殊則純疵自不免矣

師玄撮其要為錄子曰無苟作也勿苟且表文詞而已越公以貪經遺子子不受曰冀藜烝舍糗無所用也荅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越公楊素也食經淮南王撰唐仁宗崔浩亦有之酒誥云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洪範三德云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時素專政故因荅食經以戒之子曰小人不激不勵不見利不勸勵勸皆勉也靖君亮問辱門人未見子曰言不中節行不謹不謹辱也言行榮辱之主也道其明乎變變於道也孔子曰三年有成九成二十七年備必世之仁矣故曰王道明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樂仁之聲也裴晞曰何

賈瓊曰仲寧酒誥洪範二經荅揚素食經可為理哲之報

無晏曰荅子言必中行必謹何勉之

胡雅言舜作樂而百獸舞恩被動植是本云聲而流于化所謂無以象成非邪

謂也聃子之舅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象成功而形容其德一而變九而成故部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見王化之然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皇何爲而藏乎古今驗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費費桂國用也三代已前無此禮齊桓公欲封太山禪梁父管仲言七十二君須得遠方珍貢乃可封禪特設詞諫止耳非典禮所載之實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始皇東巡上太山立石封同下禪梁父以頌秦德漢武帝用齊人公孫卿言封禪登仙遂升泰岳又上太山封上有王牒使方士求神仙千數無驗而回此皆夸侈以欺天下其事天政誠之本

沈君與白六考切入情

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家國皆然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無赦則不深犯多斂之國其財必削既富侈則用益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相反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乎杜如晦字克明唐太宗時朝政與章文物皆杜所定董常房玄齡賈瓊問曰何謂也疑稱天太過子曰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斂之父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任不謂其猶天乎用元帝物自此天也太宗治平歲斷死罪二十餘人幾乎

薛德温曰貞觀玄齡謂李世民日餘人不足措至如杜如晦王珪之流

注南淚月不進萬世遊之進亦節用之良法

刑厝粟斗三文行道于里不齎吾察之久矣日效駑玉道路盛非如天之效駑也悒悒然心神忽忽然憂貌此其識時運者憂不逢光也悒悒然心神忽忽然憂貌此其識時運者憂不逢真主以然哉知隋運亡又未遇太宗所以恍悒憂也叔悟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書稱四岳此言五舉成數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簡則用省子曰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黍離列於國風夷等也誰居乎居音姬禮記曰何居猶之周幽王之罪也幽王惑褒姒廢申后申侯遂徵故始之以黍離於是雅道息矣主國十篇黍離爲始子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治葬雜極

則五行各敘故四靈爲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禮行皇極也不及飛走則龜龍麟鳳在沼數故樂形在聲也孔子遊孔子之廟漢已後列爲立祠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之力也春秋行法君父尊詩序人倫夫子之道豈少是乎言無窮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孝逸未見夫子所謂文中子也正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孝逸未見夫子所謂文中子也三復白圭乎責言玷天地生我而不能翰我而不能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孔子生

楊慈哭曰形容哀動

王允皇甫嵩已死者為劉艾下無賢者

民之師大於生我物我者之恩也吾子泪橫倫乎疑人必於其倫不可泪亂謚也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臧否韋鼎請貝子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之化不殺之嚴矣不得其言而得其志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鄭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子子曰羊祜陸遜之遜字伯言為吳大將軍攻晉襄陽獲生口即還之二賢皆仁素曰已死矣何仁人也可使祜字叔子晉欲平吳以祜督荊州吳人吳之降者欲去則聽可復使不悟諷已子曰今公能為羊陸之事則可如不能廣求何益通聞邇者覺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折橫也衝直也麾兵橫直猶辨經橫晏子用此家六經皐備朝服祭器不假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正家以正天下子曰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功食祿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以即戎矣續書有七制皆漢之賢君立文武之功業者高祖孝文孝武孝宣光武孝明孝章是也董常死子哭於寢門之外不可觀猶則太親不可視猶朋友也哭野則太疎故折中於寢門之外彼弔我失其哀聘而受弔知生者弔助故拜之

卯東郭曰隋無敬事後食之臣誰與佐理以興王道乎

情恕非意相于可以理遣何如玠字叔寶善談玄理有情恕理
耿介間曰寬慎遣之二字所謂一字論子曰寬矣量寬而已曰仁乎寬以仁
褒仁道至大非但寬阮嗣宗與人談則及玄遠未嘗臧否人物何如籍字嗣宗不論人之過子曰慎矣而已曰仁乎慎以仁非子曰不知也止慎子曰恕哉凌敬未見視人之孤猶已也以己心爲人之心曰恕孟子曰吾幼以及人之幼是恕也子曰仁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義者斯可矣仁無爲而理智達於未亂之前義制於已然之後如不得見必也剛介乎剛者好斷介者殊俗剛必果介自異薛收問至德要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行成德成道施天下禮不云乎至德爲道本周禮師氏三德云易不云乎繫辭子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顯道神德行本諸身自出至哉易也其知神之所爲乎無體則無迹曰我未見嗜義如嗜利者也和而有宜曰義反是曰利子登雲中之城漢雲中郡唐延州望龍門之闕雲中有龍門縣曰壯哉山河之固賈璹曰既壯矣又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險不可特降而宿于禹廟觀其碑首曰朱君

薛德溫曰評七家切當

獻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達文達以見其義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不可謂知人矣劉峻字孝標性率多毀時任昉死有子西華冬衣葛裘孝標作絕交論以譏任公之友然見任公不知人耳又彰任公之友然見辯命論曰人道廢矣峻又有辯命論言管輅才高不遇乃謂窮達由天殊不由人見不知命廢人道也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孔明言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志在天下非蜀而已亮未死必可功成治定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發其蘊夏侯玄字太初著樂毅論言不破即墨及莒交城者其志以天下爲心非兼并齊國而已在誅美殺不屠城善藏用也智哉美

薛德溫曰聖人沒身于易豈沒身於仲淹徒之

曹正夫曰昔夫子子由求問行一曰恭敬行之一曰有文見在此處疑二說着利似

○○○問易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況吾儕乎聖人終身立易中劉炫但熟易之文而不知易在身也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但談易文自謂無敵子不荅退謂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所謂易在身歟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憂疑出乎情爾情者性之欲也聖人性不憂而人以爲憂者以天下之情爲憂也聖人性無疑而人以爲疑者以天

下之情爲疑也故聖人應物以迹復性以心義終下文亦二言乎前云有憂疑後云無憂疑是二言也舉天下物情之動而聖人應之曰迹不曰汝者心也以一性之本由乎天命曰心迹之判分也自周公以來心迹判分故曰久矣夫堯禪舜舜禪禹以心言之則一也伐桀武王伐紂以堯舜之心言之亦一也其所以伐之者迹也周公仲尼之心與堯舜湯武同也而迹不應乎天下蓋時異耳使周孔居禪之時則湯武也文王聖矣哉

吾獨得不二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自汝猶言自彼也以彼觀我則心迹固殊

常曰非告徽也子曰徽所問者迹

豈夫曰心即命曰心迹之判久矣二字衍也

常固殊乎疑二言爲易已二言矣

常曰心迹固殊乎言自汝猶言自彼也以彼觀我則心迹固殊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適造謂我適至於道乘時而用則安知心與迹果殊哉

各云當而已矣當謂惟義所在不必執乎心執乎迹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各當而已則夫二未違一也言則二道則一也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先後則二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李播亦門人未見傳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聖人之道常存於天下然文中子尚非其時故天下生民不覺也孟子稱伊尹曰天之生民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予志也雖未詔天下而其言已宣故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道出乎志詔行天下

叔恬以告文中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詔其見王者之志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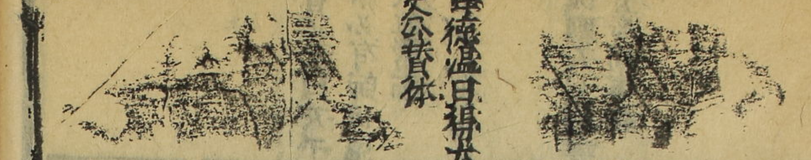
陳剩夫曰得一貫之旨

則志可見矣 其恤人也周 其致用也悉 一言而天下應 一令而不可易 恤人故皆應 悉用故不改 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 言詔知之人 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 續書有策 子曰其言也與其致也博懇而不私 懇悉用故不改 私已過 勞而不倦 勞心問賢不倦聽 其惟策乎 若漢武帝策董仲舒 子曰續書之有命遼矣 天爵人爵皆為命也遼者言非止君命卽且天命之耳 其有君臣經略當其地乎 命其地必有經略 其有成敗焉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乎 言命之所歸不得已而當之 進退消息不失其幾乎 經略

如此 道甚大物不盛高逝獨往中權契化自作天命乎 天下懸於已故自作天命 文中子曰事者 續書有事 其取訓言不唯師也天下之人有善皆可從 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 民間之事君皆行焉民亦不知其君得善之由 文中子曰廣仁益智莫善於問 續書有問秉事演道莫善於對 續書有對演音衍廣也長流貌 并明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 其因宜取類無不經乎

眞正天曰天子亦必有師但堂人無當師

陳剋夫曰續書宜廣問專對



程德温曰得大公贊体

經管洋洋乎毫董公孫之對毫端對策云三王臣不本於人情也董仲舒對策云春秋王道之端傳之於正正次王二次春二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公孫弘對策云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治之大用也此三對皆洋洋文中子曰有美不揚天下何然得王道大綱觀君子之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也續書所以有贊進善不暇天下有不安哉言無不安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續書有議昔黄帝有合宮之聽堯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合宮總章皆明堂異名也衢室當衢爲室以採民言也管子曰堯開衢室聽於民也大哉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爲哉恭已南面而已言黄帝堯舜得天下謀議爲理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之所以有誠也續書有誠切至而不指指計勤而不怨曲而不諂直而有禮其惟誠乎勤拳委曲以禮戒之子曰改過不悛無咎者善補過也古之明王詎能無過從諫而已矣續書有謀故忠悛音咎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不差跌取泰於否易昏以

曹正夫曰臣之補君從諫乃王道之所以立隆也

程德温曰此危敬之訓見文中子學術正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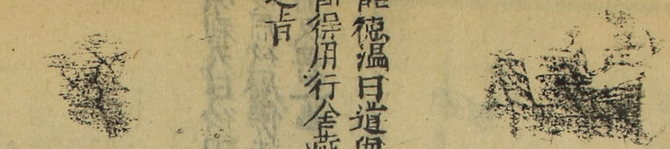
明非諫諍能臻乎言遂事亦可諫事交中子曰晉而下何其紛紛多主也紛紛不一姓吾視惠懷傷之惠帝政由賈后為趙王倫所篡懷帝蒙塵於平陽為劉聰所害拾三國將安取志乎三國何其孜孜多虞乎雖有志而無制吾視桓靈偽之漢桓帝諱志梁冀執政權傾天下靈帝諱宏黃巾賊起董卓作亂拾兩漢將安取制乎七制之主可以垂法此又明續書有制也子謂太和之政近雅矣太和後魏孝文帝年號也都洛陽文物始備故曰近雅一明中國之有法中國久無定生孝文立丘置職制定律令舉兵百萬伐江南其後宜惜二十餘年造明堂祀圓丘不明皆能修太和之政是中國之法也

太初能發明子讀無鬼論曰未知人焉知鬼敬之右也作無鬼論謂可以辨幽明蓋不知聖人不語之旨

曹正夫曰仲淹悲明王之不作著王道篇而功已不在宣尼下矣

也不得行穆公之道穆公虺子之祖自江南來玉肅及閻朝未幾考文崩未卒憎其道未及行也程元曰三教何如儒老釋子曰非爾所及也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教不一則民無所從子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聖賢出則異端自去非遽能廢也眞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爾眞君後魏太崇道教毀佛法建德武帝年號也毀釋老三教隋公輔政時更興之是暫廢而愈盛若波瀾風燎爾子讀洪範讀義安康獻公瓚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洪範五皇極讀義皇極君義貴中道爾致中和天地萬物育焉人若天地萬物中和之物也教雖三而人則一矣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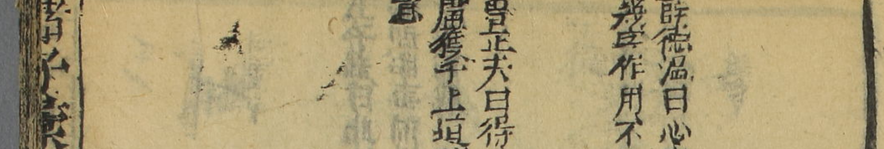
嗚呼大日後魏後周欲滅佛法而反興之也



誰德溫曰道與節得用行倉廒禮義者之言

使民不倦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賈瓊習書至郅惲之事

問於子曰敢問事命志制之別郅惲王莽時上書曰漢祚久長神器有命不可虛受上天垂戒欲候陛下宜即去位莽怒惲病惲罵曰所言皆天命也非狂人造焉莽終不敢害事者謂行事之迹也命者謂事應天命者也志者謂志蘊於心也制者謂志行於禮義者也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志事吾著其節焉道兼天下節守一身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遺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乎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其節之謂乎子聞之曰疑其知書矣子曰事之於命也循志之有制



誰德溫曰心字幾作用不小

曹正夫曰得中庸參字上頭節意

乎非仁義發中不能濟也事與志發乎中命與制形於外子曰造制命之道其知至公之所爲乎其得變化之心乎已形於外則造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難乎其得仁義之幾乎發於中則子曰處貧賤而不憾可以富貴矣無損穫必憧僥稱其德可以從政矣恩及下賤雅而廣于天下名利者也識時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詩烝篇卒章也言必反復思其所行之道苟不思則已矣子見齮

經而哭不輟者遂弔之問喪期曰五載矣子彼
然曰先王之制不可越也修而就之楚公問
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義必也至仁伐不
若之何決勝言合義何
之招也責其知勝人以力子曰莫如仁義過此敗
見主人必稅之避之
則盥嗽具服父母禮銅川夫人有病子不交睫
者三月人問者遠迎之必泣以拜喜懼并子曰史
傳興而經道廢矣若史記先黃者後六經是廢也記註興而史

道誣矣若裴松之註國志是故惡夫鼠端者
迷之而反異之薛收曰何爲命也子曰稽之於天合之
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天時人事稽合
彼天時也知人而不知天與知天而不知人者
非知命也故君子修性以俟命吉凶曲折無所逃乎
易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吉凶事有不虞之
吉也事有求全之毀是時與之凶也蓋事與時
祇非人力倘能致之故秀曲折旋無以逃其吉
凶矣非君子孰能知而畏之乎知天命畏天
命惟君子人孰能至之哉盡性以至
命惟聖人薛收曰古人作元命
其能至乎元命包子曰至矣
易書也知易則至命

洪容齋曰邵人倫物明制志約而該

王子充曰漢高詔得天下以顓顓之

瓊曰書無制而有命何也視而下續書命子曰天下其無主而有臣乎漢制以丞相獨臣曰兩漢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盡美於邵人乎漢七主未以憂民而作制志其懃德於倫物乎漢未德不倫尚能稟命爾制其出王道乎周漢制出三王之道否乎子曰不能出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後之帝者以道若三王是無帝而有是也其雜百王之道而取而名乎其心正其則正其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稱邵人之心則其跡譎雜霸之跡則譎雜霸帝之名故之乎天下已亂秦稱帝而亦得已而亦得帝也政則苟簡仲

節曰秦為有簡之文豈若唐虞三代之純懿乎二帝王名實稱是以富人則可與禮則未長世之禮未備

王子充曰邵人定評

收曰純懿遂亡乎子曰人能弘道為如來者之不加昔也後來聖人生則道弘亡則其無純懿之時耶子謂李靖智勝仁程元仁勝智故五常之性有勝有負若水性多水性少子謂董常幾於道可使變則仁勝智性此為然五常具則庶幾乎聖理通變之謂道故曰變理賈璹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勿與小人辯明曰何以止怨曰無爭勿與小人爭理子謂諸葛王猛功近而德遠矣一時霸具國為功雖近然謀及身後

薛德音曰仲淹能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要者

爲德蓋遠子在蒲蒲古中都之地隋爲河中郡聞遼東之敗大業八年元軍並陷謂薛收曰城復于隍矣易泰卦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其命亂也賦兎爰之卒章王國詩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卒章云我生之後逢此百凶歸而善大經之本日以俟能者俟百姓與能者行之子曰好動者多難煬帝如此小不忍致大災隋文亦此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矣易變易也功業見乎變吉凶生乎動變動者聖人適時之用也無變則功不可大故曰二以濟無動則吉不先見故雖幾成務存時然動易可知焉故夫卦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爻在卦如人居鄉逐隊而動是其次序薛生曰智可獨行乎言具爲害

賀晉吉曰殘佞之人豈可以立義感動出殘則修刻不任佞則頌德無疵耳

鄉則謂智可獨行子曰仁以守之智不以仁則易失之賊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不能仁雖智無用子曰元亨利正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元仁也亨禮也利義也正信也運之以智五常成功子曰佞以承上殘以御下誘之以義不動也凡佞人殘人不可以義誘董常死子哭之終日不絕門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董常弱冠而死門人亞聖者也死後無人助行周孔之道之子殁吾亦將逝矣天喪斯文我必不久生明王雖興無以定禮樂矣後唐太宗議禮樂房魏徵言不備子謂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

陳叔達曰此贊易之事
賈瓊曰太平之效見乎往迹者顧行之何如耳

者可與幾矣序卦輪行六十四卦也時行時止生生不窮違則至之故曰幾也
至雜卦旨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雜卦此說一一卦也守則終之故曰義矣
子曰名實相生利用相成是非
相明去就相安也名由實生實由名顯此謂相生利在有用用則成利此謂相成是未果是有非然後明此謂相明去不安則就就不安則去此謂相安已上皆因贊易而言也
賈瓊問太平可致乎子曰五帝之典三王之
誥兩漢之制粲然可見矣古道備在方冊行之可致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文中子曰王澤竭而諸侯伐議矣續詩所以明此變也
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續書所以救此失也

房叔恬曰亦從力之矣
吳康齋曰夫子亦有言者不必有德又云以約失之者鮮

文中子曰強國戰兵惟恃力而霸國戰智不戰而屈人之兵在智
王國戰義禁民為非不獨任智帝國戰德合者無敵於天下德可知矣
皇國戰無為神武而不殺安見其有為天子而戰兵則王
霸之道不抗矣戰不以智與義則道不舉又焉取帝名乎道不抗雖各存何取
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此言名實散則元經必為行其法也
子曰多言德之賊也有德則不言多事生之讎也
保生者少事
薛方士未見傳曰逢惡斥之遏邪正之何
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責其太剛也若暴虎馮河子路終死必
也言之無罪聞之以誡言逢惡遏邪當諷諫諭之孔子曰諫有五吾從

其諷或問韋孝寬韋枝裕字孝寬北齊後周武帝臣也子曰幹。幹攻雉州孝寬守之不下齊祖歸憤而崩此幹事齊祖已問楊惜楊惜字遵彥北齊文宣帝之臣也子曰輔宍輔以朝章國令爲務不幹小宇文事而已故可爾輔相之器化及問天道人事如何化及隋右將軍述之子也煬帝幸江都化及殺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人相與則故君陽臣陰陽爲仁陰爲義此人事所以一天道也化及有無君之心故云宇仁義以戕之爾賈瓊爲吏以事楚公隋三公府皆自署吏未君命故云事楚公將行子餞之瓊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事君公恭而遠之瓊而無介恭而遠之就而無詔泄就其身介無傷介不荷言貌汎乎

王子云自今看楚公在正名之字

利而諷之無闕其捷凡汎汎所利而諷之勿辯捷自取禍瓊曰終身誦之子曰終身行之可也不惟事人也處世盡宜然子曰元經其正名乎正名正帝皇始後魏道武帝號也始有中原建天子旌旗得正統此天授之也晉宋之王近於正體東晉至劉宋中國無真主則江南以爲正體故曰近於是乎未忘中國晉宋者舉兵中原有復一之志也穆公之志也晉陽穆公作政天論言帝王之道元經所以魏而斥齊梁蓋其志也齊梁陳之德偕德偕斥之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代太和之力也後魏孝文太和元年也宋蒼梧王元徽五年也齊始尊子曰改元立號非古也晉江南哀替中國

文帝古曰漢制不能變吳之故

漢文帝始改中元後元年號其於彼心自作之乎彼漢以心自改之可也非古也或問志意修驕富貴道義重輕王侯如何此荀卿子言也下何云內重而外物輕矣子曰彼有以自守也處士橫議非天下公言自守此說而已凡聖人之道無所驕無所輕薛生曰夥之後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興乎和帝在位十歲實憲不軌殤帝三歲鄧后臨朝且此時漢制已絕何爲乎子曰君子之於帝王法乎君子之於帝也以待其心一氣以待之也而視待之極也故假之以歲時且夥和綿綿至桓靈假歲時而終不復興桓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曹操率兵吳蜀繼作孝獻禪魏漢制乃絕作文

明叔心曰貢制不盡猶之漢矣

明叔心曰驕桑悝古

明之際魏制其未成乎魏文帝明帝未能吳蜀一制天下大定之始書同文車同軌晉武太康元年吳天下曰同君子曰帝制可作而不克振桓靈之際帝制可作而不克振白太康二年刱毀比帝爲故桓靈嗇帝制壽大壞矣太康十一年武帝崩永熙之後君子息心焉曰謂之何哉永熙楊駿矯詔轉政改元永熙賈后殺駿天下大亂元經於是不得已而作也元無王法故君子曰帝作賞詩以戒亂文中子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元經興而帝制亡矣書續詩不得已也文中子曰諸侯春秋作而典誥絕矣元經作於續文中子之後經興而帝制亡矣書續詩古者列國歌頌皆貢于王若不貢詩魯季孫行父請命于君是也天子不採

詩大意

古有採詩之官樂官不違雅古爲詩樂爲歌以合雅道國史不明變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嗚呼斯則久矣自仲尼刪詩存空詩可以不續乎漢而下風化不傳於文而其實廢矣

薛德温曰深心遠思羽翼三經

文中子

述史篇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罔矣故君子没稱焉太熙晉惠帝元年也已後至十六國載記楚漢及南北史有索虜島夷之乎加詆罵焉

公作難賈瓊去之楚辭注見子曰瓊可謂立不易方矣常封象云也瓊事楚公不預事源彦博問知子曰無知彦博本以多知爲問子答以無知是知也問識子曰何謂其然子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不言如愚彦博深謀之誠知是矣彦博退告董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大雅皇矣篇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子曰詩有

齊虞玄日即君子之無知顏子之不違乎也

王子充曰季札觀樂爲之歌幽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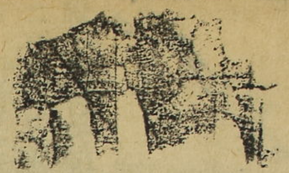
天下之作焉謂大雅有一國之作焉謂國風有神明之作焉謂頌吳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幽其樂而不淫乎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聘魯觀居樂聽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聞周南召南曰勤而不怨聽幽曰樂而不淫樂音洛子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烏何也小雅自鹿鳴至菁莪莪者皆言先王之德也故天保已上治內采微已下治外後王能修先王之政仲尼刪詩謂雖不及先王之大然亦不失其政故曰小雅言政之小者也季子所聽云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則不謂變雅者也幽厲之世國異政家殊俗斯變雅作矣然有先王之遺民不敢怨二亦由先王盛德使然文中子曰周之盛也何衰子幽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

吳宣之曰續書止吳蜀而書魏者尊漢也

季子言周南召南勤而不怨蕭古文說也當謂幽詩爾賓周南關睢樂而不淫陶實無樂文中子辨季札以知樂此文之說耳子曰太和之主有心哉後魏孝文帝賈瓊曰信美矣子曰未光也有心於治實矣未成化是未光文中子曰元經作君子不榮祿矣易否卦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言晉惠而下否矣故元經作董常習書續書告於子曰吳蜀遂忘乎續書有魏而無吳蜀子慨然歎曰通也敢忘太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哉吳主孫權諡太皇帝蜀主劉備諡昭烈皇帝蜀相諸葛亮字孔明蜀相周瑜字公瑾懿識謂能任賢也盛心謂亮云普天之下莫非漢民俞云曹公託名漢相實漢之賊是也瑾音覲董常曰

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五帝少昊都曲阜顓頊都濮陽帝嚳都亳堯都平陽舜都蒲坂三王夏都安邑湯都亳周都雒邑皆中原之國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春秋以中國有一聖賢明之中國有並蜀子曰噫非中國不敢以訓周孔之志董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元帝止東晉及宋未忘中國故帝之至齊梁則中國矣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詩有元魏故帝魏矣天地有奉生民有月蒐云亂離瘼矣爰其適歸之歸必有之歸必有君也元魏且君先王之國都洛受先王之

道建明堂宗先王之民矣宗文中子所謂宗我自晉陽穆公已來事修興禮魏故曰先王之民董常曰敢問皇始之帝何爲不帝子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授魏而帝吾何也魏太祖大長安始有中原是歲丙申皇后元年當東晉孝武帝盡太元二十一年也子曰主中國者將非然元經尚以安黎紀年乎董常曰敢問皇始之中國也晉主中國至孝武帝名存我聞有命未而實去矣故曰非中國也子曰善政可以聞有善政而實去矣故曰非中國也子曰善政可以聞有善政敢以告人揚之水揄之水揄云也揚之水揄云也聞有善政則猶傷之者也傷之者懷之也雖實去猶追懷之董常曰敢問孝帝之何也魏至孝文子曰貴其時大其事於是乎用義矣天時人事盛大而帝之得其宜也子曰穆公來王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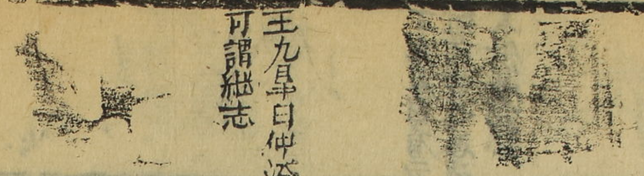


陳剡天曰衣冠禮樂之區而不
能道至治由無
賢人輔佐故耳

至而元魏達矣 穆公時宋順帝升明二年奔魏
亦奔魏並魏孝文時也 恭懿齊明帝建武四年
南將軍皆預國政 恭懿也 蠕蠕為晉陽太守帝為平
日達 蠕蠕累薦肅爾制與章律令故
矣 子曰非至公不及史也 以先天叔恬為
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何也 書晉九年春帝
正月晉安齊梁
陳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
永嘉之後江東員焉 晉愍帝永嘉二年琅琊王
濬自徐州移鎮建業中國
依焉 而卒不貴 貴猶
興也 無人也 元明成三帝二
十餘年賴王導
為之輔康穆之世桓溫專政晉祚中微至孝武
朝賴謝安為之左江東復振安卒後相玄篡位
劉裕興焉是無
多賢人使焉 齊梁陳於是乎不興其為國也

王九皐曰有衣冠文物之思故
不欲其先亡

宋嘗有禍晉之功君子猶與之也況齊梁陳無
復念中國但自相篡立故曰不興其為國也
及其亡也君子猶懷之 齊梁陳云君
子猶懷晉宋 故書曰晉
宋齊梁陳亡具五以歸其國 歸晉
舊國且言其國亡
也 春秋書梁亡言自亡也江東亦然不任賢不
脩典禮尚淫靡之文自取亡國故曰自亡
嗚呼棄先王之禮樂以至是乎 南朝褒古道叔恬曰
晉宋亡國久矣今具之何謂也子曰衣冠文物
之舊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
中國之志 宋祖劉裕平相玄盧循此樹晉功也
陽修謚五陵晉子義真
守長安此復中國志也 慕容超伐後秦姚泓平洛
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



齊梁陳以蹈其國也其末亡則君子尊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齊梁陳不修禮樂但自謙卑立故君子至今及史以其未亡而必奪之也其已亡則君子與其國焉曰猶我中國之遺人也已亡矣猶有中國之人故君子及史雖其已亡而必與之也叔恬曰敢問其志文中子淫然而興曰銅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廢銅用子之文論言六代得失此其志也書五國並時而亡蓋傷先王之道盡墜故君子大其言極其敗於是乎掃地而求更新也期逝不至而多爲邮柱篤云匪載匪來憂心弘弘弼按邮

不至而多爲邮逝往也邮憂也言君子未來我憂邮之往不可期其來至而邮多日爲病也文中子喻已懷先王之道亦猶此詩爾所以書五國皆亡也文中子末謂末然書不可廢尚存近古對議存焉續書有對節也議問對若高責卿等對曰三王以德化民三王以禮爲治是也議公問諸儒經義淳于俊馬船等對曰三王以德化民三王以禮爲治是也議若夏侯玄議時事曰銓衡臺閣制誌詔冊則幾上之分孝悌閭里之分是也制發於君心也誌臣下誌君之善也詔君求於賢也皆以告於下也冊君求於賢也皆乎典誥矣制發於君以告於下也冊君求於賢也皆近於二辭收問仁與九誥五常一曰仁在乾四德爲善長在孟子四端爲惻隱問性子曰五常之本也本謂善也孟子

薛德溫曰仲淹
嘗讀吳人其矣

曰人性無不善孔子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性善其道一也體貫瓊曰子於道有不盡矣乎曰率性之謂道言夫子以門人不可教而子曰通於三才五常夫子不盡以道教之乎有不盡者神明極也責瓊不知心也言三才五常之道有爲之教吾盡之矣如要無爲則退藏於密不能盡焉極力反或力不足者期止矣智不及則有不盡焉故不敏爾也此謙辭裴晞問穆公之事續書有此篇名事則未詳子曰舅氏不開鳳皇乎覽德暉而下何必懷彼也瑞文中子之舅也鳳翔千仞德則來無德則去叔恬曰穆公之事蓋明齊魏言續書之事非爲穆公而已蓋南齊篡國君子振鳳翮而去

之趨公所以來之也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何其勞也應聘列國永嘗暫暇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乎誠有此勞也然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豈敢違天乎仲尼勤道亦勞也然後知我將識人壽幾何也溫太今之視昔也子曰人視我亦將然雅問如之何可使爲政子曰仁以行之寬以居之深識禮樂之情若周公是也敢問其次子曰言必忠行必恕敦之以利害不動若孟軻是也又問其次子曰謹而固廉而應齟齬焉自保不足以發也若伯夷叔齊是也子曰隆此則穿窬之人爾局無側角灰

曾子天曰今行
生可畏章法

曾子天曰今後
生可畏章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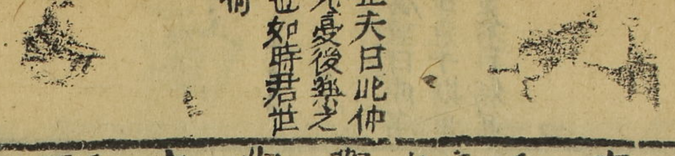
之深識孟軻之不
謹固則是貪祿如穿窬者爾容朱反何足及
政抑可使備員矣若漢之張禹魏之鍾繇晉之
張華之類備員相位其
民之
政也子曰宗祖廢而氏姓離矣朋友廢而名字
大宗小宗同尊其祖所以親族不離內史
亂矣朋友相字以表其德所以稱謂不亂內史
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薛道衡自謂
淫文溺於所
習文中子離席而拜曰取賀丈人之知過也薛
公因執子手喟然而泳曰老夫亦何冀之子振
頹綱子將之陝河南陝縣唐置
陝州陝州天
頹綱咏古詩也類
謂六朝文弊
門人從者鏘鏘焉被於路子止之曰散矣不知

陳亦旦曾子
白規必規世

吳庚望曰仲淹
豈無意于斯世
亦世不可爲耳

諸子辨 卷二十五 文中子 述史篇 二十一

我者謂我何求我者謂
我何求子謂賀若弼曰公
求言居下
凶言居下用剛也子曰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
用剛也子曰壯於趾而已矣大壯初九
壯於趾征
凶子勞心小人勞力孟子曰君
賈瓊問正家之道子曰盍說乎游說子曰
有常答以家人卦大象辭王者
嗚呼言之不見信久矣周封錄云有言不信
公之辭也故曰久矣
吾將正大人以取吉尚口則窮也且致命遂志
其唯君子乎周封錄云正大人吉象曰正大人
也象曰君子以致命
言命雖致固志必遂遂志
文中子曰春秋其以



重差天曰此仲淹先憂後樂之治也如時君世王何

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辭魯天命窮矣元經其以人事終乎故止於陳亡先王之道掃地而求乎天人備矣春秋王次更新是人事極矣於是事之極天人之道一也薛收曰何謂也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此董仲舒解春秋云也故君子備之子曰可與共樂未可與共憂可與共憂未可與共樂吾見可與共憂樂者也樂謂守成也治成則與民同樂憂謂慮始也事初則與民同患凡可與守成者難與慮始苟成王初儗周公是也可與慮始不可與守成若范蠡終遯勾踐是也有始有卒難全也哉樂音洛三一帝三王可與憂矣堯舜

歌好周月九聘之義云

舜舜禪禹天下共樂矣湯武紂桀武王伐紂天下共憂矣憂樂皆以天下故文中子以天下之道言之也子曰非君子不可與而與語變權也反經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　子讀易至於革歎曰可矣其孰能爲此哉大業至初九曰吾嘗之矣又安行乎革初九曰鞏用黃牛之革象曰不可以有爲也薛收問一卦六爻之義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變之開闔也餘六十卦爲六十時而小言之六時而已爻也者倣天下之動也趨時有六動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可也一卦二時之動適時則吉失時則凶收曰敢問六爻之義子曰

胡雅登曰耶可謂學者言

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誰能過乎天時人事不易傳曰六者天地生成之謂也程元薛收見子子曰二生之學殆忘同子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車攻詩云也允信展誠也大成太平居而安動而變可以佐王矣居而安可與可與催也立也動而變董常之喪子赴洛常死洛道於河池河南有唐置毅州河池縣洏死灰主人不授館子有飢色坐荊棘間譖易不輟也謂門人曰久矣吾將輟也輟讀而竟未獲未獲不知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憂窮而

曾止天曰替易之切不減孔子之言編三絕

陳剩夫曰孔子待變狂以之

不懾逼能之斯學之力也主人聞之召舍具餐焉世俗并知非常人餐千安反賈瓊請絕人事子曰不可請絕之接人事子曰不可絕之接一端瓊曰然則奚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亂世當如此則漢祚可見矣賈誼年十八上書孝文帝謂林崩使漢祚不及三代之永誠以此爾子曰我未見謙而有怨充而無辱惡而不彰者也三者必然之理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稟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

王子充曰太平十二策憧平求用

曼康曰舜之無為孟子之好辨

此其稟也策今董常曰噫三極之道不亦燦乎極者謂子曰十二策若行於時則六經不續矣動也董常曰何謂也子曰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極吾暇矣哉足以無為其有不言之教行而與萬物息矣堯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何力於我哉是也文中子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故藏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間暇藏彰焉辯不得已董常曰願聞其說子曰反一無跡庸藏乎反一謂反復一性也復靜則萬慮何有有老子曰歸根曰靜是也無跡謂無形也無形聖人所以藏諸用因貢以癒能無彰乎貢以癒能端也異蓋不言之教也

繩帝若曰易簡即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端乎大義我則闢之爾卿作春秋以濟之孟子因邪說之貳舉仁義以濟之貳元之興也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泰山魯國周公禮樂之地文中子則在其下可以立明堂之制焉董常曰將冲而用之乎冲虛也老子曰道冲而用之言不求宮達而恩慕太易不言山黃帝周公之道是將假冲虛為詞乎易簡而天地之理得矣易簡言無為也道冲可為矣用則知子之志有不杜淹問七制之主子曰有大功也法見上貢誼之道何如子曰賈誼上言改帝曰漢興二十餘年當更秦之法定名分禮樂又對鬼神之事君臣相和如遇雨喜

王子充曰評論
王加冒

安即其道也或問楚元王子曰惠人也惠未惠也元王名交好書多才嘗為魯中公曰公穆生司受詩作傳曰閒元王詩又穆生不飲酒王設以待之是惠也閒河間獻王子曰智人也智謂能周防也獻王名德好收書與朝廷等是時進南王亦好書多招浮名獻王修禮樂服儒術帝策問天下餘事王對以道將得事之中立是智也問東平王蒼字曰仁人也仁謂樂善也王名蒼明帝重之位三公上蒼意不安上疏歸藩帝問問東海王處家何樂蒼曰為善最樂是仁也強子曰義人也光武太子名彊母郭后有罪廢而彊不自安乞歸藩光武不忍遲迴數年方許之遂封東海六國保終樂寵不後明帝立益強讓之也故曰義亦宜矣言四王皆善終子曰婦人預事而漢道有惠智仁義

王子充曰評論
國之始

愚安止曰讀之人讀與二元可淺乎夫數之各

后梁后產祿之擅權危乎莫之跋扈終名漢也大臣均權而魏命亂矣司馬宣王與曹爽爭權相杭終亂魏也儲后不順而晉室寮矣惠帝愛太子適未加師訓而立杲隳晉祚此非天也人謀不臧咎矣夫天謂曆數也人謂典禮也漢魏晉曆數不及三代考典禮不修故也此見人謀不臧

耶好問曰述史處據經傳與或繆詳

所以事天

一冕旒之日孟子存兵心養性

○○○立命篇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辭人事乎（人生天地之間所以立命也是命者因人而稱天有情于人而命之人事不修而違天也故君子畏之孔子畏天命者蓋畏人事不修而違天也）無違近高深而不隱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易曰其受命如響故歸之於天聖人無不當與天合德故立命無不當與天則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引易以明命因性而稱也）魏徵曰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彼爾維何莫不令之謂乎（書大禹謨云也惠順迪道也順道即吉從逆即凶詩桑扈篇注戢聚難離也那

多也言不聚斂不戒難則福多矣子曰徵其詭
彼賢交非徼即福亦就求之也
自取矣自取者其稱人耶能自取
福董常曰自
多福則頭上文子曰誠哉惟人所召召亦取也貢之
其稱人事也
進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何謂死生言命
而富貴則言天乎
子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也斯自取也
言命合生也已死矣則世人皆云命不生也未富
貴則世人皆云命合貧賤也既富貴則世人皆
云命不貧賤是死生富貴皆人先自
召之在前而後從而言命是在後也
庸非命乎噫吾未如之何也已矣未莫也言未
世不可自取理矣莫知所如故
字求退藏而已
贈拜而出謂程元曰吾今而

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若周公仇武王
自作元命終獲多福此知命之大者程元曰敬佩正言服之無斁
斁厭也
文中子曰慶德而師之慶造各反易互也
今亡矣亡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
康其國非大臣也以已之道安人之國不以不
以霍光諮葛亮之心專其君者皆其臣也疑惜其身是大臣矣
顧命保後王之未明者也受先君之
之心不苟其位非其臣矣
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重嘗歎曰善乎顏子日久不違子聞之曰仁
亦不違姑慮而行之上文謂常也時有
是仁人矣
慮焉亦三月之義爾無苟

吳慶曾曰虞舜之十六字文玉之道統先發

顏淵問曰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彼顏回不羨舜也故常亦無羨回但慮而行之自及矣惟精惟一誕先啓於嶽允執厥中言道心精微仁性則一也詩云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旱捌仆之地也言仁道不可畔不可羨亦軌中而得也常出日慮不及精思不及睿慮即道心也思曰睿焉能無咎咎謂二過也焉能不違不違焉於震反三月繁師玄聞董常賢問賈瓊以齒年二十師玄曰吁其幼達也達謂達道瓊曰夫子十五爲人師焉夫子謂文中子陳霤王孝逸先達之歲者也倣謂未嘗服人也彼魚到反亦作倣然白首非面豈以年宇達

薛德溫曰見四經不易及

魯瓊聞之德不在年左傳曰年均擇賢是則賢德爲上道不在位論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門人有問姚義孔子曰學詩乎志定而後及也斷德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事以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理性至於命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樂象制立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理性至於命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其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有孔子不敢

者待其具而後教之爾此故文中子言姚義志之也豈養蒙之具耶或曰然則詩禮何爲而先也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此亦小成也廣于顧反遠于願反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辯其德凡師教人量其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不變則斷德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不節則蕩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事無制則命之以易於是乎可以盡性惟與天道合爲元命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志定德全從事如不知易則以是以神爲虛玩宗師統言六經也

賁非夫曰六經爲六經而又有先後之次

定故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德未全驟而語書則術法御法猶舞文也驟而語易則以玩神不知易則以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宗師統言六經也次次謂先詩禮而後次之四經也先成諸已然後倒諸物生洽乎近然後形乎遠已近謂近取諸身也遠謂遠取諸物也若出辭氣動容貌是也物遠謂遠即諸物也制法窮理是也賁信也孔子先詩禮賁其深乎賁其深乎信乎孔子其教深奧子聞之曰姚子得之矣得六經之深故能言此有亮少識之過有才少德之過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辱必有太淺之過子曰斯過也已必有大緩

吳澂曰治亂皆由道之謂舜乘堯之類華之謂湯華夏之類是不明者時則一而行之者人作之者也偶謂偶人作謂自作蘗日求多福皆由自窮達時也窮達者也君天下得君子之道則時亨得小人之道則時塞有行之者有遇之者有行非其道而窮達之異焉吉凶命也有行之得道而遇時者有雖行之遇之異焉

作之者有偶之者偶然者也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哉往來循環數有奇偶人不能逃遼東之役天下治船子曰林蕈蓋知我者矣治船伐盡虞谷灰帝省其山其將何辭以對掌林衡之官何辭對或問續經辭牧姚義告于于曰使賢者非帝

吳澂曰孔子以貶石知禮即此意

那吾將飾誠以請對之以道愚者非那吾獨賢者嘗恠奈之何愚者不知道不可對因賦黍離之卒章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入謂門人曰五變三釁劉峻亦知言哉孝標論曰惟茲五變反是生三釁釁許愼反房玄齡問善則稱君過則歸己可謂忠乎子曰讓矣無過而稱己過是讓美於君而已杜如晦問政子曰權爾誠舉爾類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夫爲政而何有未有過此以勸百罰一以懲衆夫爲政而何有未有過此得爲政之要者如晦出謂賞威曰讜人容其許雖大許俊人必容杜其漸深乎漸猶不可覺罰在其中吾知乎爲政矣

譏子淺自此仲之讓時事也

客一訂直示賞百善之門文中子曰制命不及絕一伎婦示罰衆惡之柄漢有之不及志事不及黃初魏矣黃初魏文帝初即位年號志事不及太熙續書君志臣事至晉大康而止衰敗不及太熙矣不及惠帝太熙惠帝年號衰敗不及仁壽元經至隋開皇而止矣不及仁壽仁壽四年煬帝嗣立叔恬曰何謂也子法然曰仁壽大業之際其事恐容言耶大業煬帝年號事不忍言安所褒貶賈璦問富而教之何謂也子曰仁生於歲歲則仁者愛義生於豐豐盈則義者制宜故富而教之斯易也以豐思儉則為教易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雞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蓋自足也解上文富是以至治之代謂三皇時五典潛五禮措五服不章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五人知飲食不知蓋藏人知羣居不知愛敬上如標枝下如野鹿標枝野鹿自然分上下也標方小反何哉蓋上無為下自足故也賈璦曰淳漓朴散其可歸乎歸復也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則道行亦下爾昔舜禹繼軌而天下平殷紂承之而天下陂陂險也陂彼義反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桓靈失斯則治亂相易流寧

王子充曰董常可謂智已

有由的上之所化興喪資乎人得失在乎教解上文人弘道其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書禮樂復何爲哉者言經籍不能復古何爲虛設耶董常聞之謂賈瓊曰孔孟云亡夫子之道行則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乎孰云淳朴不可歸哉當爲決序濟補散之歟子曰以性制情者餘矣我未見處岐路而不遲迴者路分三百岐性惑物而動日情亦二之岐之惑性如岐之惑路也能制者少矣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直方性也不習謂不疑感嘗感曰大哉易之盡道也門人

吳盛曰言歲歸耒恣事

孰至焉子曰董常近之如子曰不知恐門人輕忘常故答以不知而重之近庶幾也或問威與常也何於道溫大雅或幾蓋猶屢中也去來有避地之心焉信幾道則默默也默侶隱或問陶元亮潛字元亮子曰放人也歸於閉關矣潛作歸五柳先生傳則幾潛種五株柳以自號閉關注見上子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而慕是也忘大樂者必有餘樂若顏回不改其樂是也天之道也性與天道相也令故能如此子曰氣爲上形爲下識都其中都居而三才備矣氣爲鬼其天乎識

爲神其入乎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鬼者精氣之會也故人非識則不能神故曰識爲神吾得之理性焉窮理盡性則能行變化通鬼神薛收曰敢問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其達乎仲尼曰不若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故止問周公子曰大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心謂天理故悉本於天悉盡也盡我於天理也孟子盡心章義同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此宗祀天神也近則求諸已也盡己者非他也盡人倫已謂人人一同也父與子性惟鬼於人亦然人者也反已復性卒歸之人

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此天神人鬼也古者觀盟而不誓思過半矣盟潔貴敬也誓既聞天神人鬼地祇故又問地祇盟古綴反

薛收曰敢問形焉示之以民斯其義也古祇字示旁作民形也者非他也骨肉之謂也骨肉屬土故以祭禮接焉此既葬則祭於地下也

收曰三者何先子曰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業則有王焉圜丘尚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察物類也宗廟用饗懷精氣也收曰敢問三才之蘊蘊者精之衆子曰至哉乎問天天者統元氣焉

吳嚴曾曰明三才各有所統

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圜首方足之謂也三才取其氣形乾坤之中故因乾坤之蘊始悟易三才之蘊始悟易

是收退而學易觀德令士矣古人貴仁義賤勇力子曰棄德背義而患人之不已親好疑偽詐而患人之不信則有之矣識時子曰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孟子曰七十子之服仲尼中心悅而誠服也服人之言不服人之身此其次也服人之身力加之也君子以義小人以力難矣夫

吳嚴曰天下莫不以道德相高而不以勇力相尚

立論閒無人不誠服正無義相及

立誠識當世尚力不知道德之貴子曰上德不德之徵天子所存者號爾晉惠帝也烏乎索化列士以政則蕃君非之矣續書有元經何以不興孟軻作春秋作孟子亦作

謂醳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營營乎

勤辭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不知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若孟軻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若叔向大夫失道則士修之若孔子士失道則庶人修之若董仲舒庶人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謂不尚死而後已得千載秉道時則行失時則

蠐螬
屈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
繼時者也子繼周公孟子繼孔子其適時一也縱步不往子寧不嗣
音子荅嗣則亂世學校不修邪慝何以不行而
也注蕩蕩也音謂紂
廢也玄默惕然謝曰甘其行也如是之遠乎勿
非正身而已繼
時之道當還大
楊升菴曰得孟子盡心章旨

天隨子
姓陸名龜蒙字魯望長洲甫里人自
作與皮日休爲友胡宿銘有云昌言古
物天地之逸民又云三代
之遺英萬世之先覺也

○○○招野龍對

昔蒙龍氏求龍之嚮慾幸而甲焉得二龍
食之龍之于人固異類以其吾已之性也唐且
宮沼百川四溟之不足游其飲食決流大
之不足味施施然憂于其愛弗生一旦傲野
寥然而招之曰爾奚爲者荒乎志趣之間

而蜚腸而昇能無勞乎請從吾所好是聊逍遙之
龍矯首而笑之曰若何齷齪乎形冠角而被鱗賦吾之德泉涸而天飛鼉吾之
靈噓雲而乘風賦吾之職蛇窮而潛蛙鳴而蓋藏化其塊窟踏
極之外息乎大荒之墟窈冥而遊泥之是苟
不至耶今爾尚容子跬跨之間蹇蹇涉泥之是苟
惟蝘蜓之與徒孳乎嗜好乃嗤嗤含之餘是區
吾之形異吾之樂者也猶子人昭其利者施其
侯哉其肉可以立待吾方享活後之別手矣

楊升菴曰見野龍之變化自如而不至調于鼎鑊

誘吾納之陋穴耶爾不逸矣哉龍行未幾果然

夏后氏之醢

楊升菴曰一篇韓昌黎雜說王主意謂居廟堂之榮未免戮辱居山林之幽則如神龍之屈伸變化惟吾自適矣

[illegible]

鼠作變化唯吾自適矣。

堂之樂未足也夷居山林之間則亦有文

德升舞日一漏韓昌黎謂王堂之謂居為

夏后氏之體

誌日納之區皆不知其道行未幾其

[illegible]

○○○寒泉子對秦惠王　　大隨子

寒泉子對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荊從連橫

事說先王者為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事具

子曰昔十上王不聽有之乎曰然其道何如王

耶伯耶曰與其伯以蹄王乎曰然而何上書之

道而用之疏乎惠王曰醯鷄不能混雷霆嬰兒

不能抗烏獲者豈與力懸絕故也蘇子誠辯安

能以三寸舌謀山東諸侯使西面朝秦者乎寡

人非不矜不破一領甲不折一隻矢之為利也

臏其猶捕風耳諸侯不可以一非一朝也齊宣
晉文之伯也始若膠漆終若冰炭豈連雞不能
俱止于棲而已哉寡人塞耳義弗聞也寒泉子
曰不然夫齊荊三晉之人疾于兵久矣寸城之
金十九爲兵一爲餉銚薑澤之禱十九爲餘一
爲粟襁負子兄弟之血觸後骸野草齊魏爲燕
氣遺骨化魏土悽痛之聲入金石出絃匏聞之
者悄感酸屑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朝與秦
連璸暮得帖安附秦亦厭蠻夷鼓牙頓未能

吞諸侯秦休而強吾亦勇而奮矣詎有辯口奚
能反覆乎大王不用秦詔一武士斷其頸無令
直軀輾關下士使關東諸侯聞其言合從散橫
東向以倍秦大王出則奪氣入則包羞及其殆
也談土地以奉仇國獨不念秦仲之業艱難乎
春秋祀事何面目見宗廟惠王卒弗用寒泉子
耕于鄗趙即封蘇季子爲武安君六國果拒秦
秦閉關十五年

歸震川曰戰國策毛羽不豊數語幾於王道

但捍闔之流非王佐戰國之君非王者宜爾
乎不見用而寒泉子之劉侯不見德也

醫門二

戊日休字 鹿門著書與天隨子相倡和號鹿門子

○○原化

或曰聖人之化出於三皇成於五帝定於周孔
其質也道德仁義其文也詩書禮樂此萬代王
者未有易是而能理者也至於東漢西域之教
始流中夏其民也舉族生敬盡財施濟千古其

化民乎今知化者唯西域氏而已矣有言聖人之化者則戶以爲堂豈聖人之化不及於西乎邪何其厥亂不世世生聖其道則存乎言其教則在乎文有違其言背其教者即厥矣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故有周孔必有楊墨要在有孟子而已矣不西域之教徹其基而滇其源亂於楊墨也甚矣如是爲士則孰有孟子哉千世之後獨有昌黎先生露暨真視於千百人內其言華

行其道不勝荷軒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則吾以爲孟子矣嚮天下之民皆桀民也苟有一堯民處之一堯民之善豈能化天下之桀民之惡哉則有心於道者乃堯民矣嗚呼今之士率邪以禦衆握亂以治天下其賢尚爾則不肖者反化之不曰難哉不曰難哉

歸震川曰孟子闢楊墨昌黎諫佛骨宛然掌疏

渥洞千古一律

或問或者曰物至貴者金玉焉人至急曰粟帛
焉夫一民之饑須粟以飽之一民之寒須帛以
煖之未聞黃金能療饑白玉能免寒也民不反
貴而貴金玉也何哉曰金玉者古聖王之所
寶也其在舜典則曰脩五玉也其在春秋則曰
者侯貢金九牧禹所以鑄鼎象物玉所以飾禮
金所以藏貨貝以斯爲貴貨不多乎曰舜取五玉
以飾禮禹鑄九金以爲鼎由言其禮不爲諸侯

乎不爲人民乎苟無粟無帛是無諸侯與人民
也則五玉九金豈徒貴哉如舜不脩五玉禹不
鑄九金三代之祭祀不以玉貨賄不以金矣由
是言之金玉者王者之用也苟爲政者下其令
曰金玉不藏于民家如有藏者以盜法法之民
不藏矣法既若是民必貴粟帛棄金玉雖欲男
不耕而女不織豈可得哉或者曰然

歸震川曰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原已

能以心求道者不曰已乎能以心爲天子爲諸
侯爲賢聖者不曰已乎是已之重不獨重于人
抑亦重于道也嘗試論之能辱已者必能辱于
人能輕已者必能輕于人能苦已者必能苦于
人爲顏孔者非他寶乎已者也爲盜跖者非他
殘乎已者也故古之士有不出戶庭名重于當
衢道廣于滇渤者敬于已而已矣或曰所謂盡
已者不曰不能害已乎如暨貉自宮能敬已乎

鮑莊則足能敬已乎曰均是敬也均是害也其
始與直不同也所謂敬于已者以道也害及已
者亦以道也或曰聖人汲汲于民至若堯舜如
臞如腊其勞至矣于已安乎曰勞者勞于心也
勞一心而安天下若禹者服無旒黈無毛其勞
亦至矣勞者勞于身也勞一身而安萬世者也
古者有殺身以成仁者況勞者歟嗚呼吾歎于
今之世諂諛媕婀笑辱身畏已汲汲于進如賢
者幾希

歸震川曰前半篇此行已有取後半篇
以安人極得聖賢為己之旨

曾正夫曰先提出怪力亂神

曾正夫曰不語怪

曾正夫曰不語力

○○○隱言

鹿門子

或曰仲尼思春秋紀災異近乎怪言虎賁之勇近乎力行衰國之政近乎亂立祠祭之禮近乎神將聖人之道多岐而難通也奚有不語之義也曰夫山鳴鬼哭天裂地拆怪甚也聖人謂一君之暴災梃天地故諱耳然後世之君苟有凶以召災極暴以示異者矣奈何之言哉伸鍼撫梁易柱子格能熊走及虎咒力甚矣人隱而不言懼尚力以虐物貪勇而喪乎

直正夫曰不語亂

世之君猶有喜角觝而忘政受扳拒而
寒淫窮室子頑通毋亂甚也聖人隱而
來世之君爲蛙豕民爲淫蜮然後世之君猶言
易內以亂國逼室以亂邦者夏啓蓋乘龍周穆
瑤池神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
幻化致其物以左道成其樂後世之君猶有璽
禪以求生恣祠祀以祈欲者嗚呼聖人發一言
爲當世師行一行爲來世軌豈容易而傳哉當
仲尼之時奇語怪力亂神也吾恐後世之君怪

直正夫曰不語怪神

直正夫曰微結正罰義之功

者不在于妖祥而在于政教也力者不在于角
觝而在于侵凌也亂者不在于淫慝而在于天
下也神者不在于機鬼而在于宗廟也若然者
其道也豈多岐哉

歸震川曰子不語章朱註太畧而當今舉子
家競拈此題誰有此暢快精確

○○導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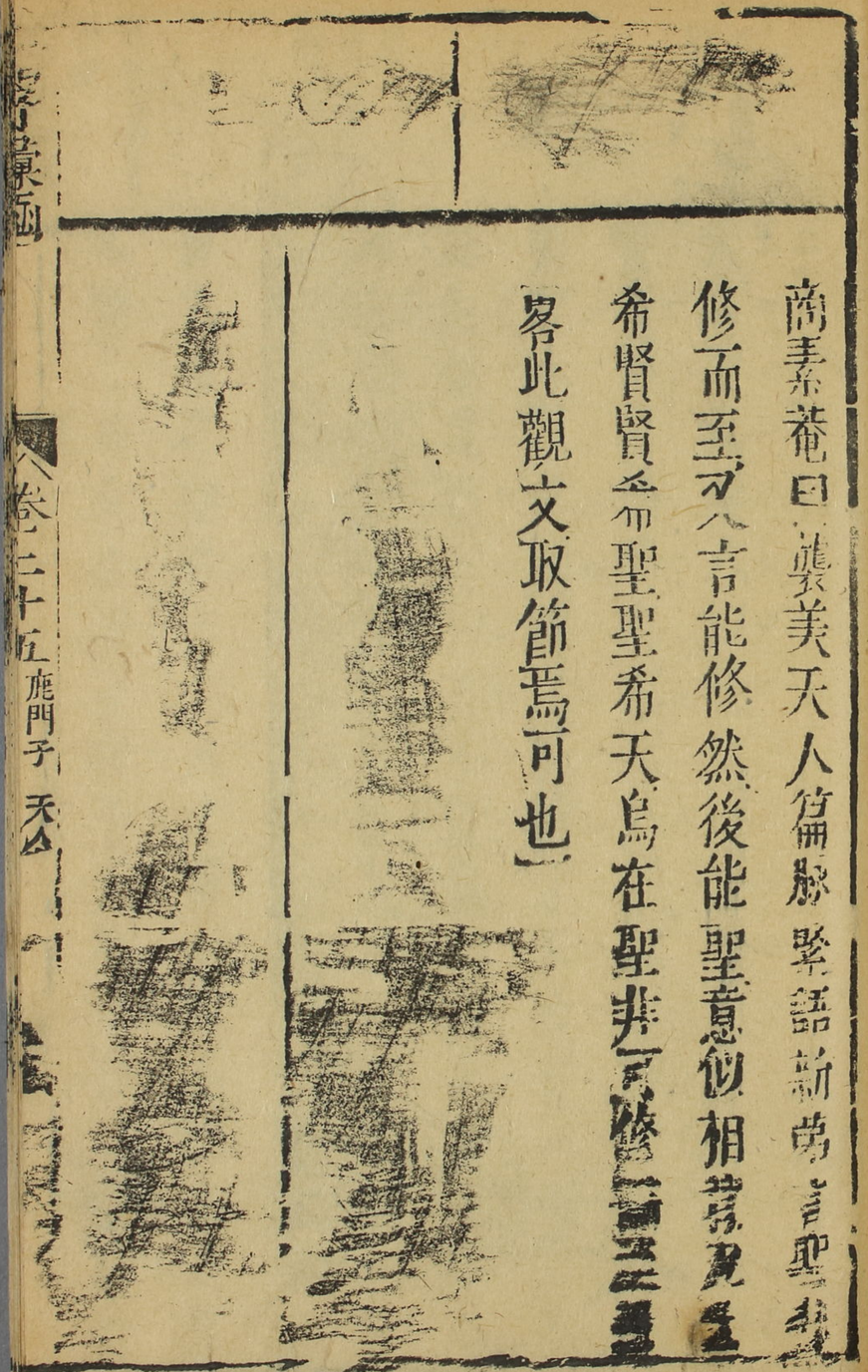
民之性多曠聖人導之以其仁民性多逆聖人導之以其義民性多縱聖人導之以其禮民性多愚聖人導之以其智民性多妄聖人導之以天下賢人導之其信若然者聖人導之於家後之人反導爲敵及取天下而不仁矣取國以義而不義矣取名位以禮得名位而不智矣取朋友以信得朋友以勢以智得權勢而不智矣取朋友以信得朋友以

而不信矣堯舜導而得也非取而得也湯武反之也
周取而得也得之亦仁吾謂自三王者之得之皆
行仁義禮智者皆奪而得者也悲夫
程舜敷曰前論聖人導民以明君道此後論
得時異于取則救世也亦罵世也

萬章問曰孟子云子何人也孟子曰古之人也
何人也是聖人皆可學而至乎曰聖人天也非
人所能也人能人而至者也夫知道
德盛舜爲匹夫舜民二十以孝聞焉在乎人之
戲必以蠃蒲仲尼之戲必以俎豆焉在乎人之
成堯舜而至者顏子也孟軻也若聖人者天道
一變而至也窮山人盡行也大江人盡涉也
堯舜之不幸者有遇洪水之暴蛟龍之患者矣豈

者哉夫途有遇是患而死者繼其踵
其行之不速也今之士爲名與勢苟
之不篤至是監刀鋸者必名人司流竄者
勢士纏其睡者惟恐其位之不遠也嗚乎名與
勢然也吾患其內虎兕乎蛟龍乎是天不爲人
幸也非人也其戚披林逐虎兕入水鬬蛟龍幸
其患也是人不爲天幸也非天也若是以遇論
則終身所爲心之思倫焉吾子不爲其所不爲
小人爲其所不爲

商素菴曰龍裳美天人備脉堅語新萌言聖修
修而至乃八言能修然後能聖意似相若實
客此觀之取節焉可也



大有造化聖人以教化裨之地有生育聖人以
養育裨之四時有信聖人以誠信裨之雨曜有
明聖人以文明裨之噫裨于天地者何獨聖人
哉魚鼈昆蟲雲物亦不能自順其化麟鳳裨于
神龜也較龍裨于潤澤也晁蟲裨于地氣也雲
步裨于天候也而況于聖人乎況于鬼神乎故
大君之紲絏食生人之膏血苟不仁而位昇

物不窮于天地之覆燾也

伊尹之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吾得志弗爲也與之以道取之以道天下可也況一介哉伊尹之道近乎孰吾夫孰而取廉者也

悄夷弗仕非君弗治非民治則進亂則退吾得志弗爲也不仕非君孰行其道不治非民孰急天下以非君乎湯不當事桀文王不當事紂也

以非民乎桀民不赴殷紂土不歸周矣敢伯夷之道予高吾去高而取介者也柳下惠可事

非君可使非民與惡人言雖祖楊裸裎于我側
鄙豈能免我哉吾得志弗爲也柔蚘蜉豈過人
焉有禮哉民之下考亦若是而已抑下惠之道
過乎陋吾去涸而取辯者也

揚升菴曰襄羊云吾得志弗爲隱然以時中
大成自任而許三聖處名各切當

玄真子

張志和漁林也玄真者得
眞以虛復歸于道名玄真子

碧虛

碧虛冥茫飄輪斡乎乾湫盤薄乎坤紅明壞于
天衢升井爲炎降斗爲寒由是四時旋而萬物
遷則造化之亞矣然莽造化之元哉無涯者雖
陋庖厨之言曰黃帝之帝曰祇畢紫微之帝曰
滿寧碧虛之帝曰靈荒祇畢主于地山河草木
屬焉滿寧主于天日月星漢屬焉靈荒主於空

風雲雨暈焉碧虛和平二帝有方春之會盛
丽感早上騰神學下降遇于靈荒之野靈荒之
位郊迎傾國所有積肉成霞散酒成雨雹
黃雲四合風歌雲舞累月爲中道主上下無怨二
帝欣然悅靈荒之厚德令碧虛之不安爭讓國
以延靈荒之帝神農曰朕有天祇畏曰朕有地
靈荒怪天地之名門之曰朕之仰觀不異碧虛
朕之俛察不異碧虛之中其云異物帝言天地
歌狀若何祇畏曰朕之地體大質主元元

中高外垂其勢坤層然如壇蘚物蠢動八極海
壞九山骨巖石毛草木肉上而脉泉汗露而氣
氛江河川瀆亂奔流人蟲鳥獸紛往還願帝之
下而游焉神尊曰朕之天體虛形高資始化化
中圓外轉其行乾穹然如帳幬物莫出星交爲
宿繫邊層輪日月中文帶河漢絕雰霧靈烈
仙天宮殿願帝之上而居焉靈荒朱之信曰天
如帳胡縣乎其上地如壇厥下乎何安神尊曰
天之帳非上縣飄輪下載常左旋三光隨之日

西遷而弔曰地之壇有湫盤礴浮其上所以安靈荒曰飄輪斡靈生湫盤奚物盛願聞之祇畢曰飄輪編乎下湫盤所以停帝何疑靈荒曰噫天地之形造化信然實如所論固當息焉厥之空茫唐濛洞無不通無內無外無西無東曠闊滂蕩蒼茫青冥含日月之光震雷霆之聲惴慄虹霓之色飛龍鸞之形厥坐而遊之臥而涸之息然飄飄階可停豁乎包乎母廓乎堅乎壽非壽夏之能生非歲年之能存先天地不見其始後

天地不知其久若然者安能索吸之長無窮乎之幹有哉子是二帝謂靈荒之言還還欿欿

降貴郊神尊升紫微數月不弔然天地之

廣野民託天地與太虛問答譬之左通

于太虛皆寓言也大意無中生有虛無

言無天地手法也

吳康曰大小有無一貫道理至大

吳康曰出道宇

○○○無邊

大宗師問乎無邊曰若夫造化之間萬象不一求小大有無之至者可得而言乎無邊曰以吾之觀至小者大而至大者小至無者有而至有者無若知之乎大宗師曰以吾聞之至小不可以大至大不可以小至無不可以有至有不可以無子之所謂者何也無邊曰吾請告若至小至大者莫甚乎空至無至有者莫過乎道其所然者何也包天地至有外者唯乎空非空之至大邪

景虛空日收韻

判微塵至無內者成乎空非空之至小邪巡六合求之而不得者非道之至無邪出造化離之而不免者非道之至有邪故曰至小者大至大者小至無者有至有者無不亦然乎

青正夫曰此大莫載小莫破之旨

○圖鬼

吳生者善圖鬼之術粉壁墨筆風馳電走或先其足或見其手既會其身果應其口若合自然似見造化負以圖名行年六十天下之圖工跡其妙而不能盡玄真子聞而造焉曰敢問圖鬼之方有術何其道之不竭也吳生喜而言曰子非圖工之徒歟奚其問之深也於是筆酣之間揖玄真子卮而酒酣之間揖玄真子寖而話之。茶之茶酣之間屏諸弟子揖玄真子宿而話之。

李若晉曰吳道子善畫鬼神為古今絕筆玄真子得其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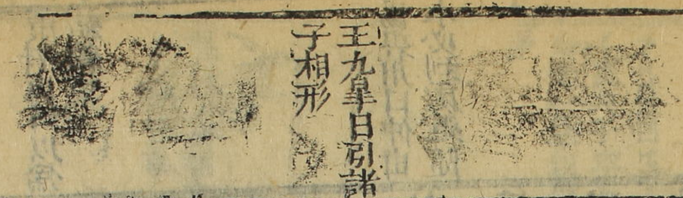
告以圖鬼之方曰吾何術哉吾有道耳吾嘗棊酬之閒中夜不寢澄神湛慮喪萬物之有忘一念之懷久之寂然倏然恢然匪素匪畫詭怪蔽虩千巧萬拙一生一滅來不可閟貌不可竭吾以其道之妙其方之要存以圖鬼爲事未嘗告術于人是以行年六十負于國名天下以吾爲圖鬼之祖自吾作古圖工如林願吾之觀聲吾響而不終形吾影而不窮響吾巧而竭力影吾道而莫測感子有造化之問吾不能無造化之

張公實曰莊子應干篇已之所好者道也即此道字

李卓吾曰莊子輪扁行年六十而老斲輪相似

對以吾不傳于人請子告於代玄真子謝之曰沿境者易沂像者難幸聞圖鬼之道吾見造化之端吾固不代之告君無謂吾之傳

李卓吾曰列子泰豆氏令造父習御三年不告曰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馬可御造父學之三日而盡其巧與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瞻之外可使無餘地吳道子之傳真與泰豆氏一轍


王九拿日引諸子相形

來子

名鵠唐人

貶仲由

語曰民生於三視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孔氏之徒回聖也賜辨也商賢也予我才也曾閔孝也及諸子言志夫子皆性而從之唯由教而勵之以成也故夫子訓由而功倍始衣戎服則攝齊始衛以劒則衛以仁爲蒲宰勞民以簞食壺漿孔子恐私以食

康對山曰以爲粘綴情

湯斌川曰仲由不必到處迫隨

饋民是明君之無惠使子貢上之其於教亦至矣由也誠宜保死焉以俟乎致保身以全乎用何取臨于衛門非召忽之死而至盡聖人之心歎曰吾有由惡言不聞于耳嘗圍于陳蔡胡以不如衛之於夫子邪且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耻之夫諸侯有壑壘以遏寇有甲兵以禦侮而小白猶能爲詞其耻而終爲霸主以救之矧夫子蠁然若喪家之狗無壑壘無甲兵貶載爲宋衛所暴匡季陵劫則由也不得施其後浪死于孀婦何齊桓能救異族之耻而由反不能終緩孔子之窮使夫子以由在則曰惡言不聞于耳今曰也豈惡言來曰聞乎又奚用白羽若月赤羽若日之多爲哉祭法曰捍大患則祀之素王道窮患非大乎由不終捍豈爲祀乎賜曰商汝何無罪今由也而汝亦何無罪宜聚其死以觀來者

子路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何容貶

○○武乙子雲

或曰揚子雲不思莽舜成康之世而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豈其儒者之爲邪曰雄謂得素臣之事矣夫居四海之安處九層之高士脩益汗漫下趨苑囿既其靜息則必思事雲亭追軼邠者矣列多士之朝齒無用之秩才略不見名氏東觀既其靜息則必思征事列效雍丘者矣則治亂亦不同叠位之極者思并濟而安無爲也位之卑者思

揚雄而有爲也無爲戴君之體有爲輔臣之事物具存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豈也而有志焉揚雄則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是猶居敝秩而之時嘻孔子直素王楊雄真素臣哉孔子忘三代之英是猶處尊位而道極事雲亭追軒後者也雄之論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是猶居敝秩而才閑思征虜功効雍丘者也素王誠得王體素臣誠得臣事然臣事何事邪曰予貢使異越孟軻曰楊墨皆事也今不知雄思蘇張范蔡之時者其欲白爲歟抑亦非道使强兵嬰城文錯吾臧邪苟自爲蘇張范蔡之人則敗矣及何臣事哉

楊升菴曰雄之仕莽作劇秦美新以媚莽位由于南子之見公山佛肸之往俱不悅以差輟仲由氣節天壤矣或嘗問伊川先生如何取雄太玄伊川曰不是取他言取他位焉然而人品不必論也

○○材之小大攀巢之雛羽翼將成習非而從其母不幸爲鳥鳶所震墮于塵轍閫閎之家有後女焉珂車綃茵過于中陌過而憐之藏以玉笥粒以紅稻胡然而然材小爲貴養一而氓之易爲力也充輒之牛望若山行其生也任重致遠以利天下其死也筋肉皮骨皆爲器用水旱寒暑之不時艱難驅乏登降重岡踣起塗濘蹄離節拆力氣皆頓病矣目猶睨人盜烏爪其背嘴其肉猶恨啄噉

之未逞鵡鵡而相呼羣大引其腹胃猖猖而爭之車馬徃復於傍以千萬計不顧也胡然而然材大爲累扶而救之難爲功也向若不憚斯須之勞而存之其利固厚矣悲夫材之大也爲累材之小也爲貴戾于理悖于道莫甚焉君子下者辯而返之則不世而仁矣

楊升菴曰不平之鳴

陳明卿曰此公筆下太異

文泉子

姓劉名蛻宋人不仕隱居著書

漁父

古漁父

曳行山逐禽而逢虞人虞人反以罟而獵曳曳欺虞人以事鬼神而得逸他日曳之子壯圍出而雠獵吾父者曰今日凡在山澤殺無赦虞人亾于大澤虞之父教之以漁漁利厚于罟未之年富于澤上反聞曳將殺其子於帝側帝敎之以漁天下天下之利厚于陶稼未之年富于九

州漁者常以此自笑而聞于士師士師以法執之漁者對曰始臣學漁不學笑天下而天下人臣笑舜聞之亦曰始朕學事叟不學受天下禪而天下禪朕竊冥之後漁者啼而奔帝辛曰始風微水上魚聚臣垂之十鉤魚方眡臣鉤未及吞而雷驚臣舟夫雷不發而震蓋戮于燬理者辛底曰尔不得魚市不闕魚亦殺人得魚耳夫多魚而垂之十鉤魚必爭而且威後其餌然而猶相與眡其鉤豈非君其餌薄乎何戮之有微子自旁聞之亦曰殷餌薄矣臣不受戮殷民驚矣抱祭器而入周

楊升菴曰無中生有

無代蒼白無中生有

另讀完通奈器而人風

者過于自妄聞之亦曰娘通載完百不受獲

贏秦

無有天下而不知秦之焚書也無世而不謂不用聖人之道所以亡也嗚呼秦亡自亡也安能焚書爲秦亡耳天下不用秦如聖人之道故秦不得其道而用也當其時天下一家而尊已外無非心之人故深法禁人之惡也則不當去法以禁人之善是則果胥天下之離心而昔已也豈秦區區之心歟蓋天必以秦之强暴非大敗無以叛其四海之心故先絶其事君敬長之術

陳明卿曰司空圖絡秦坑云秦術失儒欣民斯詰秦儒既坑厥祀隨覆天復儒仇儒祀而家秦坑儒即儒坑秦恥

陳明卿曰若非劉公筆性此論并朱儒矣

而後從天下以亾其天下焉夫天與秦則書不與秦則書焚而秦終無自焚之心也且聖人官先自藏其書是秦未始有焚書之心聖人之家先有其心矣故曰秦亾其自亾矣且聖人之道與天地合其久與鬼神合其微則不得毀置之在秦也然矣陶唐氏之水前有聖人之化後有聖人之勤而後民知事君敬長之術自秦之火前聖已遠後聖不作而其術不數世亦已成矣豈非天之欲有絕而先絕其術欲有立而先

立歟今或怨之火不全亡道也不知書火息矣

楊升菴曰始皇焚書千載以來無不口誦筆伐而此云秦終無自焚之心是自剏一說可為趙外生塵外

協律子

姓名翔爲唐律協律子著此編修撰事

國馬

有乘國馬者旋道而行駿馬齒國馬之髮白流于地國馬行步自若也精神自若也不爲之顧如不知也既駿馬蹄齧不食水不飲慄而立者二日駿馬之人以告國馬之人曰彼蓋其所差也吾以馳而前之將可矣乃如之於是國馬見駿馬往而前之遂與之同遬而鼻

不終時而駭馬之病自已夫四足而翎者馬之類也二足而言者人之類也如國馬者四足而翎則馬也耳目鼻口亦馬也四支百骸亦馬也不能言而聲亦馬也觀其所以為心者則人也故犯而不校國馬也過而能改駭馬也有人焉恣其氣以乘人人容之而不知者多矣觀其二足而言則人也耳目鼻亦人也四支百骸亦人也求其所以為人者而弗得也彼人者以形骸為人國事為馬者以形骸為馬以彼人乘國馬人

皆以為人乘馬吾未始不謂之馬乘人悲夫

吳幼清有夫子云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馬

為人而人友不如馬乃疑於糧力與毀隔